

从头开始

叶惠娟

她紧锁着眉，不停地用手指来回敲打着头部，偏头疼的老毛病近日愈加严重，不由想起了钟点工红姨留下的那张体验券。

红姨本是她的钟点工，这份工作也不算辛苦，大部分时间帮忙收拾打扫屋子，做饭也只是偶尔的事。红姨在她家一干就是十几年。不久前红姨的女儿开了家头疗养发店，店里缺人手，红姨提出辞职要给她女儿帮忙。临走时，红姨拿出这张体验券说，兰姐，您人脉广，要不这体验券您先放着，给有需要的人，也算是帮我们做做广告。当然，如果您要是有空过来体验一下就更好了，我女儿说头疗对养发安神都很好。

她看了一眼体验券的内容，离家不远。她心里一笑，换做以前，这种不起眼的小店她怎么会光顾？不过今日她决定去一趟。

她从衣柜里选了一套休闲装，还特地选了支豆沙色的口红抹在苍白的唇上，人显得精神不少。她对此并不抱多大的希望，以前常去的高端会所不能再去，原本整日

在一起打牌逛街的师奶、女士们也不见了踪影，这不起眼的小店她倒可以安心去，毕竟遇见熟人的可能性更小。

走路不用半小时就到了，小小的门面，一张小小的茶台、几张小凳子就算是客户休息区，旁边一个小小的梳妆台上放着吹风机和梳子等物件，里面两个房间关着门，大概就是头疗室。听到门铃的感应声响，提着两个热水瓶的红姨从里面出来，看见是她，惊讶地张大嘴巴，压低声音说，兰姐怎么来了？

她一笑，也没提预约，想顺道见见她。

哎呀，您能来就已经很好了。红姨依旧很是客气，界限感拿捏得正好，这一点她看在眼里，也曾和丈夫私下讨论过：丈夫认为红姨懂分寸，这也正是能在她家干十几年的原因，可她丈夫在三个月前被带走了。

她刚满五十就办了内退，过了两年自由自在的日子，当然，这两年之前的很长时间，她的生活也让无数人羡慕。可丈夫被带走后，她

求人无数，也尝遍了求人无门的苦楚，唯有积极配合上级部门的工作，该退的退、该还的还、该说的说，一切已成定局。丈夫从里面掏出一封信，家书几十行，千言万语汇总为一句：对不起老婆和孩子。她过了三个月白天若无其事、夜里以泪做伴的日子，脸上的愁容周围的人也都能看见，可知不道似乎已经成为了大家共识。

此刻红姨倒最让她心安，毕竟是她信任了十几年的人。

她不好意思了。红姨有点不知所措，您看，里面还有客人，要不我们边聊边等。没事。她说。不久之前，她还是走哪儿都被VIP服务的主儿。

先喝茶吧。红姨放下手中的热水瓶，用手擦拭着腰间的围裙，拉她坐下。生意不错啊！她抬头看了看四周，寒暄着。

还行吧，我年纪大了也帮不上什么忙，早醒睡不着就来店里熬这些头疗的汤水，帮忙打扫卫生，女儿也确实忙不过来。红姨的言语间似乎还对自己的突然辞职心怀愧疚。

都好，都好。她拍了拍红姨的手。好不好的，日子踏踏实实过就是了。红姨说完这句又好像感觉有点不对，马上又岔了话题，我来给您介绍这头疗的汤药。

见她没有说话，红姨接着说，这洗头的汤水啊，是我女儿找中医专门配置的草药熬制的，有二十几种药材，分好几道哩，每一道都有它的功效。比如，这道汤水加了皂角、何首乌、当归，可以清洁杀菌；第二道是养发减压，你看现在的人每天压力那么大，把什么东西都看得那么重，何苦呢？接下来汤药还加了生姜等药材，有助于安神睡眠，人啊心里不亏欠、睡得踏实，就啥病没有。

看她不说话，红姨不好意思地说，你看我这嘴，在店里待久了，话也多了起来。她笑，说得挺好。

过去的都过去了，从头开始，踏踏实实，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的。红姨看着门外，像是在自言自语。说话间，上一批客人的也该出来了。您要试试？红姨试探着问。好。她爽快地回答。



宋金岭 摄

天上有朵洁白的云

李运明

他要去看看她。

虽然是老夫老妻了，但是为了孩子，却不得不各居一城。电话里，听她不时地咳嗽，他就嘱咐，天气早晚凉了，要记得添加衣服，还要喝点止咳药。她就回应，你也要照顾好自己，酒少喝点。嘱咐过了，他还是有点不放心，想去看她的念头就像肥皂泡一样不住地冒出来。

他们不辞劳苦地供两个儿子，儿子们挺争气，先后考上了大学，有了工作。左邻右舍都羡慕地说，看你们两口子多有福气。他们心里也像吃了蜜一样。

工作两年，大儿子结婚了，很快有了孩子，打电话给妈，儿媳妇产假快结束了，您得过来看看孙子啊。话说得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，她就简单收拾收拾，去了大儿子家。他留守家里。

又过了两年，小儿子结婚了，很快也有了孩子。小儿子打电话给爸，这儿还有你们一个孙子呢。孩子们在外打拼，还要还房贷，车贷，还要养娃，都不容易。他体谅孩子的难处，连连说，那当然，那当然。经过协商，他顶替她去大儿子家，接送大孙子上下幼儿园，她则去小儿子家照看小孙子。

我想去看看你妈。他给大儿子说。大儿子笑了笑，说想见我妈妈，那还不简单，晚上和我妈来个视频通话，不就见了。他和他妈只能用老年机，视频通话还要趁孩子有空闲，用他们的手机。他心里不禁叹了口气，没想到老了老了，居然过上了牛郎织女的生活。

晚上，儿子回来得很晚，他也懒得再提起视频通话的事，但是去看她的念头却更强了。这天，他早早地把孙子送进幼儿园，就直奔高铁站。大儿子在A城，小儿子在B城，坐高铁四十分钟能到达，然后坐公交车，中间转一下，半个小时左右就能到。经过周密盘算，他判定不会耽误午后接孙子。

进了小区，他依稀还记得去小儿子家的路，很快来到了楼栋前。这时他停下了脚步，心怦怦地跳个不停，她见了他会吓一跳吧，也许还会喷怒，死老头子，吓死我了。还有，如果

她向白云的下面看去，有两只鸟儿飞过，翅膀一抖一抖的，很快消失在视野里。往下看，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楼房，楼房周围环绕着高低起伏的绿树。她噗嗤笑了，说我也在一朵白云下面呢。

看了一眼时间，该返程了，他又嘱咐她一番，最后说不要了，那边雷雷的爷爷招呼我呢。电话挂断了，他匆匆地出了小区，她还呆呆地看着天上那朵洁白的云。

小儿子两口子知道他突然袭击，不告而来，会怎么说呢？

他犹豫起来，一时间进退不得。他站在楼前拐角的一株香樟树下，向小儿子家的阳台上望去，阳台上的玻璃窗开着，里面晾晒的衣物随风轻轻飘动。过了一会儿，忽然一个熟悉的面孔闪现在窗口，他张开口几乎要喊出声来，但还是咽了下去。他注视着，只见她手支着下巴趴在窗口，不时地咳嗽一下，目光向天上看着。

她看见了什么呢？循着她的目光，他看到天空蓝蓝的，一朵白云像一枚精美的图案一样装饰在天上。再看她，琥珀色的阳光镀在脸上，仿佛满脸的褶皱都看得清晰，她脸颊还是那么瘦削，鬓角的白发像是更密集了。

他摇摇头苦笑了一下，我这是干嘛呢？像是年轻人偷偷约会来的，未了却没有勇气，但是这一趟也不能白来了，他决定给她打个电话。

听到了手机铃声，她抬起头扭过脸去，然后赶紧转身奔向了屋里。电话接通了，她又回到阳台上。他问，你忙什么呢？她说，刚把小孙子哄睡了，在客厅里看电视呢。他问，孙子这几天还好吧。她说，白白胖胖的，好喜欢人哪。

他问，你的咳嗽好了吗？她说，好了，你听，这不是不咳嗽了吗？他开玩笑说，我练了一种特异功能，能看见你。她问，你看见我什么？他说，我看见你在阳台上呢，对不对？她很吃惊，你在哪儿？他抬眼又看见了那朵白云，说，你天上有一朵洁白的云吧？她抬眼看，说，是。他说，我就在那朵白云下面。

她向白云的下面看去，有两只鸟儿飞过，翅膀一抖一抖的，很快消失在视野里。往下看，映入眼帘的是高耸的楼房，楼房周围环绕着高低起伏的绿树。她噗嗤笑了，说我也在一朵白云下面呢。

看了一眼时间，该返程了，他又嘱咐她一番，最后说不要了，那边雷雷的爷爷招呼我呢。电话挂断了，他匆匆地出了小区，她还呆呆地看着天上那朵洁白的云。

一家人

陈振昌

孟一凡已经没生活费了，这两三天的饭食，是和同学借钱维持的。今天是镇上圩日，孟一凡利用中午休息的时间上街去，希望能见到妈。妈种的菜，是常常挑到这镇上卖的。尽管要多挑15里的路，但这圩镇人多，是农贸集散地，好卖，价钱较在村里的圩日也高出一些，妈愿意接受这点苦和累。

果然，孟一凡在菜市场远远地看见了妈。冬天下雨，妈在菜担前冷得缩着身子，更见矮小了。天寒地冻的日子，卖菜的担挑少了许多，但赶圩的人也多了许多，菜不太好卖。孟一凡喊了一声“妈”后，就站在妈旁边，和妈一起吆喝着卖菜。菜卖出十来斤后就停滞了好长一段时间。妈说，要不，咱卖便宜点，我知道你急着要钱用。一凡说，妈，别，再等等吧，这么辛苦种出来的……

又等了一会，还是一个样，连问价的人都没有了。妈说，儿子，回去上课吧，等卖完了菜，我到学校找你。一凡心里一阵酸涩。

正在这时，来了一位中年人，问：嫂子，这芹菜和蒜苗

怎么卖？芹菜两块，蒜苗三块。买菜人又问了旁边一位：你的呢？也是这个价。旁边的人说。

你的菜没地的鲜嫩。买菜人说。然后他指着一凡妈的挑担说，挑起来吧，跟我走，我全买了。

后来一凡知道，这买菜的是镇上一家餐厅的厨师，打这以后，他都来买一凡妈的菜。一凡妈懂感恩，种的菜也比一般人的都好，菜要生虫子了，她也绝对不打农药，只手工除虫。但手工除虫，没打农药来得便宜快捷，菜叶子和菜茎子不免留下虫眼，一凡妈就向这厨师解释，厨师笑笑说，嫂子不用解释，我也是农民哩，孩子不用解释，我也是农民哩，孩子不用解释，我也是农民哩，孩子不用解释，我也是农民哩。

母子俩一直不知道这位厨师，是一凡的同班同学董天丽的爸爸。直到一凡大学毕业，和天丽确定了恋爱关系，才知道原委。

一凡对天丽说，你怎么瞒得实实在在的，一点儿风都不透？咱爸也真是的。天丽说，我不想因为这个干扰你的选择啊。再说了，就算我俩成了一家人，同学帮一下同学，也是应该的。

亮银枪

老汤

有领导力，在省城忙乎了十几年，发了大财，又回到县城买了小别墅定居。京剧团早已解体，可老周戏瘾上来了，就通过“糜夫人”陆陆续续联系到一众团员，“曹操”“刘备”“甘夫人”“简雍”“糜芳”“文聘”“徐庶”“张飞”……悉数到场，只有“赵云”不肯来。老周让饰演“曹操”的师傅董大川亲自登门联系，可“赵云”说，师傅，我嗓子坏了，唱不了几句，腰推不好，也要不了花枪。董大川说，你想演“赵云”都不让你演了，但你可以演“夏侯恩”嘛，给师傅个面子，捧个场，就当玩了。

人员齐整了，大家择好日子凑一起排演《长坂坡》，每人每天老周付酬金三百元。团员们久疏战阵，不排练十天半个月，根本无法登台亮相。老周当然要扮主角赵云了，捏着花枪，白袍白马，银盔银甲，身后插着四面护背旗。他虽然身材有些发福，脸也大了，化好妆后倒也效果不差，威风凛凛，一枪就刺死了“夏侯恩”。我当然要干老本行，在后台当“鼓佬”。后来老周又请工匠定做了一个纯银的枪头，银光闪闪，手里的花枪就成了名副其实的“亮银枪”。正式演出那天，手持“亮银枪”的老周在舞台上出尽风头，观众席不时发出阵阵响亮的叫好声。

“糜夫人”后来嫁给轴承厂的副厂长，并不幸福，两年前离婚了。老周对她说，你开个店吧，卖皮装，货源你不用操心，我给你最好的货，赚钱是你的，赔钱是我的。“糜夫人”说，这不合适吧，我可捡便宜了。老周说，你和我客气啥，谁跟谁啊。

从此，老周每年都要组织人马演几场《长坂坡》，国庆节、店庆、春节……过生日是雷打不动要演一场的。但好景不长，没几年，他陷入一场棘手官司，最后彻底打输了，老周不但破产，还有不少负债。破产后的老周再也没有财力搞什么《长坂坡》，很少抛头露面。

“糜夫人”的皮装店还继续开，老周虽然破产了，一些老关系还在，货源还是不愁的，但是老周再不到店里去了，“糜夫人”给他打电话也不接。但也不是谁都不见，老周和我还是经常要见面的，找个安静小酒馆，要个包间，一起吃个

饭，喝点小酒。酒过三巡，老周的戏瘾发作，就腆着将军肚，双手捏着一杆虚拟的花枪，用破锣嗓子吼一段《长坂坡》中武生赵云的经典唱段。我手里没有鼓，就用筷子敲桌子打出鼓点，两个落魄的中年人倒也玩得亦乐乎。

一次，唱着唱着，老周突然就哭了起来。我说，你一个男人不要“哭酒杯”好不好？男人再难也不要挺住，再哭，下次别找我喝酒！老周说，兄弟啊，我觉得赵云舍命救下、藏在怀中的那个日后扶不起来的阿斗，就是我啊！我说，你多了吧，你和阿斗没法比，阿斗有个当皇帝的爹，你有吗？

醒酒后老周对我说，我这么老闲着，也没意思，虽然吃饭没问题，你能不能给我找点事儿做？我说，行。你这个大老板肯屈尊吗？老周打我一拳，说，此一时，彼一时，做人就要能屈能伸。我说，那你就委屈一下当个小老板吧。

老周在县城西郊开了个面积只有8平方米的小小保健店，店主和店员都是他自己，店名就叫“亮银枪”。



《神隐之春》系列之一（国画）林于思

病友老姚

阿紫

四人间病房里，包括我父亲，一共住着3位病人。这么松只有在春节期间才会出现，平日里不加班已经很好了。

同室的两位病友，“3床”白发苍苍，白天昏睡，晚上睡醒了就骂人。他的病情似乎很重，对治疗失去了信心。“2床”则气色很好，看上去不过60岁出头。

“我已经76岁了，3床比我还小两岁呢。”父亲刚住进去那天，“2床”过来搭讪。

“我姓姚，家就在医院旁边的巷子里……”接着他滔滔不绝，介绍起了自己的情况。“2床”是个话唠，一小时下来，对于他家历史我已经大致了解。

老姚曾是事业单位员工，从事业野外勘测，那段经历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。他曾跨过高山和大海，阅历丰富，不过这并非老姚想表达的主要内容。

“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普通人月工资也就二三十块，我们每天光补贴就有一块钱。那时候，粮票、布票、肉票……什么都计划供应。我们每天好吃好喝，每月发的各种福利物资，家里都用不完……”忆往昔，老姚脸上泛着红光。

然而老姚的儿子先天智障，妻子一个人带孩子很辛苦。他便主动要求调动，进了一家毛纺厂。上世纪90年代中期，厂子倒闭了。为了生计，老姚不得不重操旧业，干起了勘测老本行，不过身份从正式工变成了外聘临时工。

“当年队里的老同事，如今退休金八千，我只有人家的一半。”老姚叹了口气，很后悔当初的选择。

“别和他说那么多，这人说话不靠谱，你看他怎么可能76岁……”老姚下楼去打饭时，父亲对我说，要我留个心眼儿。

果然，说完自己的事，老姚开始打听我家情况。我三言两语对付过去了，老姚有些失望，可能觉得信息不对称。不过也没有因此不快，嘴巴依然很热闹。

一天深夜，“3床”突然破口大骂，继而拔掉身上的各种管子，自己滚到了地上，嘴里嚷嚷着想求死。由于正值过年，夜间只有一名很年轻的值班护士，见此场面吓得大哭。

“别害怕，我给你搭把手，把他抬上去！”老姚对护士说。然而“3床”身高接近一米八，老姚不过一米六七，两人合力也搬不动他。老姚看向我，父亲也看向我，一个眼神里是求助，一个是制止。

片刻思想斗争之后，我去搭上把手，“3床”回到了床上。“想想后怕，我自己有心脏病，弄不好抬着抬着，命搭进去了。而且这老头脑子不太清楚，万一有什么事，讹上我们了……”躺回自己病床，老姚说。可他又讲，护士很不容易，小小年纪这么辛苦，大过年的不能回家，还担着那么大的风险。

两天后，老姚出院了，他那纸质手环留在了病床上。手环上写着他的名字，后面标注确实是“76岁”。

笔挺的鼻梁，微翘的红唇。清秀的脸庞，略施粉黛，俏皮又端庄。镜子中的她，就像一位养在深闺的公主，静待王子的驾临。

寒梅浅笑了一下，露出羞涩的表情。该“赴约”了。寒梅审视着装扮，拧开口红，再抹了抹，抿了几下。她长长地呼吸了一下，抄起浅黄色挎包，毅然走了出去。

他们还从前一样风趣幽默吗？结婚了吗？那个她长得怎么样？在刚才照镜子的一瞬间，她冒出各种稀奇古怪的想法。

康来说，约她在项目部见面。一见面，他就惊讶地说：“寒梅！我的天哪，你这也太‘冻龄’了吧？十三年没见，你可是一点都没变……不，变得越来越迷人啦！”

“你呀！”寒梅五味杂陈。“不也越来越帅吗？还是这么能说会道。我可是老妈妈了，成天跟农民工打交道，风里雨里的，都忘记自己是女生了。”

羡慕嫉妒得很，毕业时终于凭借富二代的根基，做通了寒梅父母的工作，把她留在这座城市。

等康知道，一切都太迟了。他约寒梅吃了一顿便饭，七八分醉时，他在背后轻轻拥她一下，算是几个月恋爱的终结。

“放心吧，彬非常优秀。肥水没流外人田，对于初涉情场的康来说，这一次的伤重情重的。寒梅深知这一点，那是一把双刃剑，她的心也一直在隐隐作痛。

项目部门口，康果然等着她。一见面，他就惊讶地说：“寒梅！我的天哪，你这也太‘冻龄’了吧？十三年没见，你可是一点都没变……不，变得越来越迷人啦！”

“你呀！”寒梅五味杂陈。“不也越来越帅吗？还是这么能说会道。我可是老妈妈了，成天跟农民工打交道，风里雨里的，都忘记自己是女生了。”

房很狭仄，气氛略显沉闷。看来，什么方案讨论会，明明是康设下的局嘛！“我是监理公司总监，关于这个方案……”康自我介绍。会谈的主题就是讨论三号桥那个方案。接到康电话的那一刻，她就猜测，康跟三号桥有关。

作为这个项目的总管，寒梅接手才几天，施工方就报了新方案给她，费用方面增加了几百万元。寒梅自然看出了门道，否决了。

寒梅一愣，笑了：“关于你们报的这个方案，我看就不必讨论了。我还是认为，要把每一分钱都花在在该花的地方。绝不能人为地改变这个原则。”

杀手锏果然管用，寒梅再次扫视了康一眼，他的神情成熟而老练。寒梅心里流过一次暖流，连忙托故上了洗手间。

彬不失时机地打来电话，让她马上回家：“今天什么日子，你忘了吗？”“什么日子？都老夫老妻啦。”

“还是康提醒我的呢！好日子，快点回来。”彬坦率地说，“所